

空间叙事视域中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儿童创伤书写

——以《我还是想你，妈妈》为例

章嘉宸^{*}，于 芮

德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山东德州

【摘要】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以主题——并置叙事的写作手法记录 101 名儿童的战争口述回忆，采用第一人称从小人物的视角评述战争，同时蕴含着强大的人文关怀和叙事疗愈作用。整部小说的创伤书写呈现出多重空间的维度，从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个体空间和集体空间这三重空间维度揭示了战争给儿童带来的多重创伤。他们隐秘的创伤体验可以视为二战背景下长期被忽略的小人物群体的伤痛的缩影。

【关键词】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还是想你，妈妈》；空间叙事；创伤叙事；叙事疗愈

【基金项目】2025 年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25DZZS051）：空间叙事视域中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儿童创伤书写；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1DWWJ01）：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伤叙事研究

【收稿日期】2026 年 6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7 月 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45

Alexeevich's writing on child trauma in spati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Take *Last Witnesses* as an example

Jiachen Zhang^{*}, Rui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Abstract】Alexeevich's *Last Witnesses* records 101 oral memories of children during World War II using a thematic-juxtaposition narrative technique. The book uses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to comment on the war from the viewpoint of minor characters, while also conveying powerful humanistic concern and narrative healing. These dimensions include historical and real spac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pace. The writing of the novel explores the various spatial dimensions of trauma experienced by children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novel sheds light on the hidden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often neglected during this time.

【Keywords】Alexeevich; *Last Witnesses*; Spatial narratives; Trauma writing; Narrative healing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С. А. Алексеевич）以其乌托邦之声（Голоса Утопии）系列纪实文学作品获得 2015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该系列包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铁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二手时间》这五部作品，从多个角度揭开战争对不同群体的创伤。《我还是想你，妈妈》是该系列文学中的第二部作品，以 101 名儿童幸存者的第一人称口述回忆来反思战争，打开了以儿童视角审视战争的窗口，对于补足战争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和心路历程有重要作用。全书的叙事风格朴素而又

真诚，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战争的反思。国内学者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乌托邦五部曲”多从非虚构写作^[1]（高建华，曹爽，2017），人道主义叙事^[2]（李建军，2019），身份认同危机^[3]（李春雨，2019）等角度进行研究，从空间角度分析儿童的多重创伤书写的则鲜有人提及。

《我还是想你，妈妈》以二战背景下被侵略的苏联领土为场所，聚焦儿童创伤主题进行创伤书写，在这个聚合性的主题框架下，101 个儿童的子叙事呈现极强的空间性，呈现主题-并置的叙事模式，从横向上描述着创伤个体肉体 and 心灵的对抗关系以及创伤个体和创伤集体

^{*}通讯作者：章嘉宸（1996-）女，山东德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区域国别方向研究。

的分离关系,从纵向上看,阿氏以受创者个人时间为轴进行隐形创伤叙事,左右两端的“童年自我”和“成年自我”反复拉扯真实自我,展现受创者既无法摆脱历史,又无法活在现实的真实困境。

1 “苍老的儿童”——停滞的历史空间与发展的现实空间

叙事作品具有“故事”和“讲故事的人”两大要素,对于回忆录式的小说,故事中的人和讲故事的人同属于一个人的两个不同时空:一个是故事发生时的历史时空,另一个是讲述故事时的当下时空,叙事学中中将“故事中的人”所处的空间定义为“故事空间”。龙迪勇对中西方关于叙事的空间性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对比,提出主题一并置的叙事模式^①,并将与“故事空间”相对应的“讲故事的人所处的空间”重新定义为叙述空间——即叙事行为发生的场所和环境^[4]。《我还是想你,妈妈》这本书中101个接受采访的人既是个体故事空间的主角,也是叙述空间的讲述者。但与普通文学作品不同的是,《我还是想你,妈妈》这本书中处在“现实空间”的101个主角是真实人物,他们的痛苦经历并非杜撰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基于其真实性,笔者对龙迪勇的“故事空间”和“叙述空间”概念进行具体细化,将101个儿童亲身经历的二战的“故事空间”细化为“历史空间”,将101个儿童长大后接受采访时的“叙述空间”细化为“现实空间”,聚焦向同一个核心主题——战争创伤。

在《我还是想你,妈妈》中有这样一个讲述者尤拉·卡尔波维奇,8岁那年战争爆发,他目睹侵略者迫使村民卧轨虐杀,看到敌人用刺刀杀死母亲手中的孩子,扔到火里,投到井里……这一切都对幼年的尤拉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并且一直深远影响到当下现实空间中已经长大成人拥有正常工作的尤拉,成年后的他变得忧郁多疑,无法拥有正常的感情。五岁的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也同样的经历了战争,战争留给年幼的她一个梦。梦中反复重演她的母亲被敌人残忍杀害时那一幕惊恐无助的心理体验,她思念母亲却找不到一张母亲的照片,这种无处寄托无可触摸的伤痛如同一条看不见的锁链将“现实空间”中的列娜永远困在“历史空间”的童年中反复受折磨,即便是长大成人后仍为梦魇所困。除了尤拉和列娜外还有更多的儿童在这种错位中备受折磨,“请原谅,每当我回想起这

些事情……我不能……我……我就不能看别人的眼睛……”^[5],“从那时起,我就怕年轻的男人……”^[5],“我久久地等待着爸爸,一生都在等……”^[5]。他们有着不同的战争经历却拥有相似的战后创伤,在成年后也忍受着诸如没由来的惊怖,对特定声音和事物恐惧,无法接受亲密关系,惧怕男性,性格缺陷等等后遗症。这些孩子肉体幸存,可精神却被困在二战这个特定历史场所中持续阵痛,无人解救与倾听,独自沉默承受生理与心理创伤,这是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割裂带来的创伤体验,他们是活在“现实空间”中被历史按了暂停键的“苍老儿童”。

对于这些“儿童”来说,战争记忆反复野蛮地将他们从平静的现实空间拖入到童年无助的“历史空间”之中,一遍遍体验当时的绝望与创伤。医学领域对这种现象有一个专属词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种症状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病理性重现),表现为不受控制地突然陷入与创伤性事件有关的痛苦回忆,反复做噩梦,甚至出现幻觉,当面临与创伤事件相关联或类似的事件、情景或其他线索时,表现出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生理反应,好像创伤再次发生,如同电影中“闪回”(flashback)^[6]。这种不受控制的反复入侵的回忆让“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反复交叠,让受创者性情大变,既无法摆脱历史空间的噩梦经历的影响,也无法在现实空间中正常生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性口述文学与其说是想要记录历史,更不如说她是想要解救打捞起一个个被特定历史场所困住的“失语”的灵魂。

2 “最后的见证者”——蒙难的肉体空间与割裂的心理空间

《我还是想你,妈妈》俄文名为«Последний свидетель»,直译为“最后的见证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以儿童的视角去观察战争,以儿童的口吻描述战争,童真的语言与流血的现实形成鲜明反差。以儿童的美好意象来写残酷的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割裂,一种触目惊心的反衬,如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洁白的纸被蹂躏染黑,美好被毁灭,这种写作手法使得残暴荒谬可视化。“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人的骨头破碎的声音……这次我记住了,它们噼啪作响,就像熟透的南瓜”^[2]。这种旁观者叙事口吻与亲历战争的真实体验使儿童同具审判者和受难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被

^① 主题——并置叙事是国内空间叙事学奠基人龙迪勇提出的叙事新理论,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看似毫无关系的多个子叙事却拥有同一个主题,子叙事顺序互换也不影响文本内容。

战争摧毁肉体, 失去家园, 成为柔弱的罹难者; 另一方面, 他们心智欠成熟无法完全入世, 因此又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战争。

阿列克谢耶维奇以无数个儿童的目光和口吻记述和描述战争, 以孩童特有的可爱而简单的短句描述战争, 尸体, 死亡屠杀的时候有一种天真而又清透的残忍感, 3岁的列昂尼达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样几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 “着火啦……着火啦……深夜, 我们把双脚伸进灰烬里取暖, 睡觉。灰烬那么暖和, 那么细软……”^[5], 这个画面前言不搭后语, 有着儿童话语的跳跃性, 隐在这个画面的真相却是德国法西斯入侵了他们的村子烧了他们的房子, 小列昂尼达感受的温暖灰烬其实是他们被烧毁的家园。

究其根本, 这种割裂感本质上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与战争中杀戮掠夺行为取向之间的矛盾。这种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让一些儿童蒙难者无所适从, 他们会习惯性地按照所受到的美育去欣赏世界, 但是这种“爱人”的行为却并未换来同等的尊重与被爱, 而是惨绝人寰的屠杀与暴行, 最终在一次次暴行中认识到原来美不等于善, 还会等于恶。阿氏欲借善良的儿童之目去审判战争的不合理, 使儿童这个意象处于割裂的世界中。“我们是最后的证人, 我们是最后的见证者, 我们的时代就要结束了……”^[5], 他们是最的见证者, 弱小, 失语, 柔弱脆弱得仿佛风暴中的花朵, 却始终睁大那一双清澈的眼睛, 映出人间的血色与同类相残。他们费力而茫然地理解着剧变的世界, 身体历经戕害苦难, 目光却凌驾于蒙难的肉体空间之上, 用孩童特有的视角天真又无情地审判人间缪行。

3 “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失语的个体空间与主题集体空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句名言: “如果为了我们的幸福, 需要无辜的孩子留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 那么便不能宣告任何战争的无罪。”战争文学的叙事惯性从理智的“大局观”展开, 鲜有作品像《我还是想你, 妈妈》那样俯下身来倾听儿童的声音, 抛开理智而去拥抱真真切切的人的情感。长期以来战争文学总是充满弥赛亚式的英雄色彩, 描述英雄为国捐躯, 个人为集体英勇牺牲的事迹。这些事迹当然值得歌颂, 但除了为英雄而鼓掌, 我们还应该去关注那些失语的平凡人, 倾听他们的痛苦, 无助与彷徨, 从多角度审视战争^[7]。阿氏在《我还是想你, 妈妈》中将一个个“失语”的个体向内拢合, 集中在儿童战争创伤书写这一个共同主题上, 这一过程呈现橘瓣式空间结构形式特点, “一个橘子由

多个橘瓣构成, 多个橘瓣相互毗邻价值相同, 趋向于中间。”^[8], 这种橘瓣式主题——并置的空间叙事手段将散落的失语的个体向内整合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以主题集体空间来呈现大历史滚轮下小人物的创伤。

战争中儿童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贫瘠匮乏的语言基础使儿童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惊怖与恐慌, 稚嫩的阅历不足以支撑他们进行自我疗愈。相较于战争对于成年人世界观的重创, 战争对儿童造成的创伤更为深刻, 他们的世界纯净如白纸, 当战争的鲜血泼洒其上的时候格外触目惊心, 抹不去擦不掉, 留下一生的猩红烙印。他们灵魂在痛苦的呼救呐喊却寻不到向外求救的通路, 于是转为无声处听惊雷的内耗, 童年无法消解的惊怖与创伤将会如幽灵般缠绕他们的一生。阿氏记录着一个个平凡儿童眼中真实的战争, 他们柔弱渺小, 求救声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当一个个儿童的求救声汇集在一起, 一百零一个儿童一齐发声的时候, 那声音便如洪钟般振聋发聩! 这便是主题——并置叙事的核心爆发力, 使得无数个人空间如同水滴交融般汇集, 集成成江海般的同声整体空间, 这条河流中的每一滴水都在哭泣, 都在悲鸣, 他们的声音汇成一句话——“看见我! 救救我!”

战争造成的心灵的创伤隐秘而又绵长, 很长一段时间战后人心理创伤问题难以医治, 麦肯·怀特(Michael White)和大卫·爱普斯顿(David Epston)针对心理疾病的治疗问题提出了新方法——“叙事疗法”^[9], 通过倾听受创者的故事帮助受创者重构积极故事^[10]。阿列克谢耶维奇倾听这101位苍老的“儿童”的口述经历, 将其整理成书公之于众, 以口述实践帮助受创者重塑生命故事, 使这些苍老的儿童正确认识创伤来源: 来自不可抗力的战争烙印, 而非自身的罪过或软弱, 从而将受创者从失去亲人的自责, 无助, 后悔的阴影中解救出来, 将内隐的个体伤痛外显成时代问题, 从无助的受害者心态转为历史思考者, 帮助创伤个体以一种更加客观理智的心态对待个人创伤, 重构自身故事。

4 结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还是想你, 妈妈》通过儿童视角和“主题——并置叙事”, 为战争文学打开了新的视角, 她以101位“苍老的儿童”的创伤经历来呼吁大众倾听小人物的声音, 重视小人物的伤痛, 补足战争文学中的小人物视角。文中运用空间叙事理论揭露战争给个体带来的三重创伤, 又通过叙事实践的方式探索了口述纪实文学在治愈个体创伤中的作用, 帮

助战争受创者重构个人故事, 促使他们从被动角色转变为历史思考者, 完成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 [1] 高建华,曹爽.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叙事策略及生命书写[J]. 俄罗斯文艺,2017,(03):77-84.
- [2] 李建军. 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完美接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J]. 当代文坛,2019,(03):4-15.
- [3] 李春雨. 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作品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危机[J]. 外国文学,2019,(04):58-65.
- [4] 龙迪勇. 空间叙事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5]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还是想你,妈妈[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 [6] Caruth,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M].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nes Hopkin UP,1996.
- [7] 张军,张兰. 论《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战争创伤书写与引路人建构的疗伤机制研究[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03):92-100.
- [8] (美) 约瑟夫·弗兰克,著. 秦林芳,译.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9] 袁梦倩. 以讲述生命故事为方法:集体叙事实践、创伤疗愈与社会介入[J]. 文化研究,2020,(04):288-298.
- [10] 张梅兰,侯晓聪. 社交媒体平台的癌症疾痛叙事与患者自我疗愈研究[J]. 新闻大学,2022,(10):101-117+123.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